

守山閣叢書

子集

字山閣叢書

子集

辨

惑

編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辨惑編四卷元謝應芳撰應芳有思賢錄已著錄是編作於至正中因吳俗信鬼神多拘忌乃引古人事迹及先儒議論一一條析而辨之其目凡十五一曰死生二曰疫癘三曰鬼神四曰祭祀五曰淫祀六曰妖怪七曰巫覡八曰卜筮九曰治喪十曰擇葬十一曰相法十二曰錄命十三曰方位十四曰時日十五曰異端末一卷附錄書及襍著八篇皆力闢俗見斷斷然據理以爭與是編相發明者也昔宋儲泳作祛疑說原本久佚惟左圭百川學海中載其節本應芳此書持論雖似乎淺近而能因風俗而藥之用以開導愚迷其有益於勸戒與

詠書相等而持論較詠尤正大正不得以平易忽之曹
安謫言長語曰毘陵謝子蘭取聖賢問答之詞闢異端
者爲書名曰辨惑編經書子史先儒扶正抑邪之言備
載真可以正人心蓋深取之也惟葉盛水東日記曰毘
陵謝子蘭氏辨惑編一書誠亦闢邪植正有益於世其
中援据經法深怪世人惑於淫祀當矣乃云自其先人
亡後卽以所事神影火之以其非義之故此獨惜其過
當春秋書毀泉臺君子以爲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所
繫雖勿居可也何必暴揚其失非之毀之至是耶子蘭
之闢淫祀先儒成說甚多正不必此雖不言可也愛子
蘭者須削而去之云云其言切中應芳之失蓋講學之

家往往矯枉過直此亦其一讀者取其大旨之正可矣

辨惑編序

往予舟過毘陵見童冠數十人出自鄉塾秩秩有序心甚異之風颿迅速欲艤舟訪其師而不可得遇其鄉友詢之曰此吾謝君子蘭也今年春風雪中有客扣門袖刺以見倒屣出迎則子蘭不遠來過延之坐舉酒相屬論說亹亹可聽慕其人於二十年之前而一旦與之相覲其喜爲何如哉良久子蘭出鉅編置案上拜而請曰吾嫉夫異端邪說之誣民而難以口舌一辨也於是哀聖賢之格言徵古今之明鑒爲是編有年矣而未敢示諸人也惟先生幸披閱而辱教焉余謝不敏退而觀之則有以得其用心矣古昔盛時國無異政家無殊俗異言異服者有禁執左道以亂政者有誅迨其衰也九

流百家于時惑衆各以其術鳴於當世蚩蚩之氓狃于耳目之習莫有能寤其非者至於後世老佛之說盛則雖高明宏博之士猶或甘而溺之以洛建諸儒力排痛觝而狂瀾之倒亦不能盡障而迴之也吁愛生而惡死懼禍而喜福人之情也然而不達乎死生之理不明乎禍福之故而徒諂竇乎鬼神怵惕乎妖妄聽熒乎巫卜拘拘乎青囊琅球之書屑屑乎姑布子卿之說得失紛陳於前而利害交戰于內膠膠擾擾卒無以勝其私而窒其慾將以求生也而實害之將以避禍也而實速之嗚乎何其惑之甚也使其得是編而觀之庶幾其少寤乎孔子曰知者不惑子蘭其近之矣敘而歸之俾俟有道者正焉至正戊子二月朔京口俞希音書

辨惑編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元謝應芳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死生

死生亦大矣非原始要終以知其說者往往貪生畏死而爲異端邪說之所惑苟知之則生順死安可以無疑矣應芳不揣謏聞力排邪異故先述聖賢所言死生之理以冠編首蓋庶乎端本澄源之意云

論語曰死生有命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荀子曰相命已定鬼神不移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

家語曰命者性之始死者生之終有始則有終也

或問命楊子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

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巖墻

攷證刊本缺立巖墻三字

據法言補

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

其凶辰乎辰乎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

或問楊子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

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焉得爾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賈瑤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

中說

國語云范文子祈死柳子非之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誰

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柳文

司馬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

有超然而獨存者

通鑑

公爲僕射躬親庶務不捨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不可不戒公曰死生有命

爲之益力

續通鑑

歐陽文忠公曰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閕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知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坐于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于物內不動于心而年不及三十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稟之于天非人力所能爲況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息慮絕欲鍊精烝勤吐納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其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

○案段末原注黃庭經三字似誤

程子曰人之所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是有箇盡時

盡則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

遺書

伊川先生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危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捨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捨惟捨故達達是智捨是勇達須平時做工夫捨則臨事自

然如此

程氏外書

張子曰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

近思錄

朱子謂學者曰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合當恁地處便是理不可以聚

散言也然人死氣終歸于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違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盡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雜錄

林氏問朱子曰人或死于干戈或死于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子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如說桎梏而死非正命也須是看得孟子意如何如公冶長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若死于縲紲不成說不是正命有

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古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于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斫剝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

有利害便生計校便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南軒張先生曰如顏子伯牛之死乃可謂之命蓋其修身盡道以至于所爲謹疾者亦無有憾而止于是焉則曰命也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非天命之正矣孟子所謂立乎巖墻之下者也

讀書記

疫厲

世俗以疾咎鬼神者多矣至于患疫則曰有厲鬼主之余嘗過無錫適州人出郭迎神詭衣冠面具爲凶

醜狀旌旆鼓吹衛從而昇之曰此疫厲之神唐張巡也原其謬蓋以公有厲鬼擊賊之語附會以神之吁公守睢陽以兵盡力竭不能殄大逆忠義激烈故有是言豈爲厲以害天下後世之人哉彼汎言厲鬼者固不足信況誣忠蓋乎奈庸俗陋聞轉相煽惑遇病疫者皆惴焉而絕交甚而父子兄弟亦不相救傷風敗俗莫甚于斯故述此篇于死生之後以曉之

庾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毘復危殆厲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離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日疫勢旣歇家人乃反毘病得差袞亦無